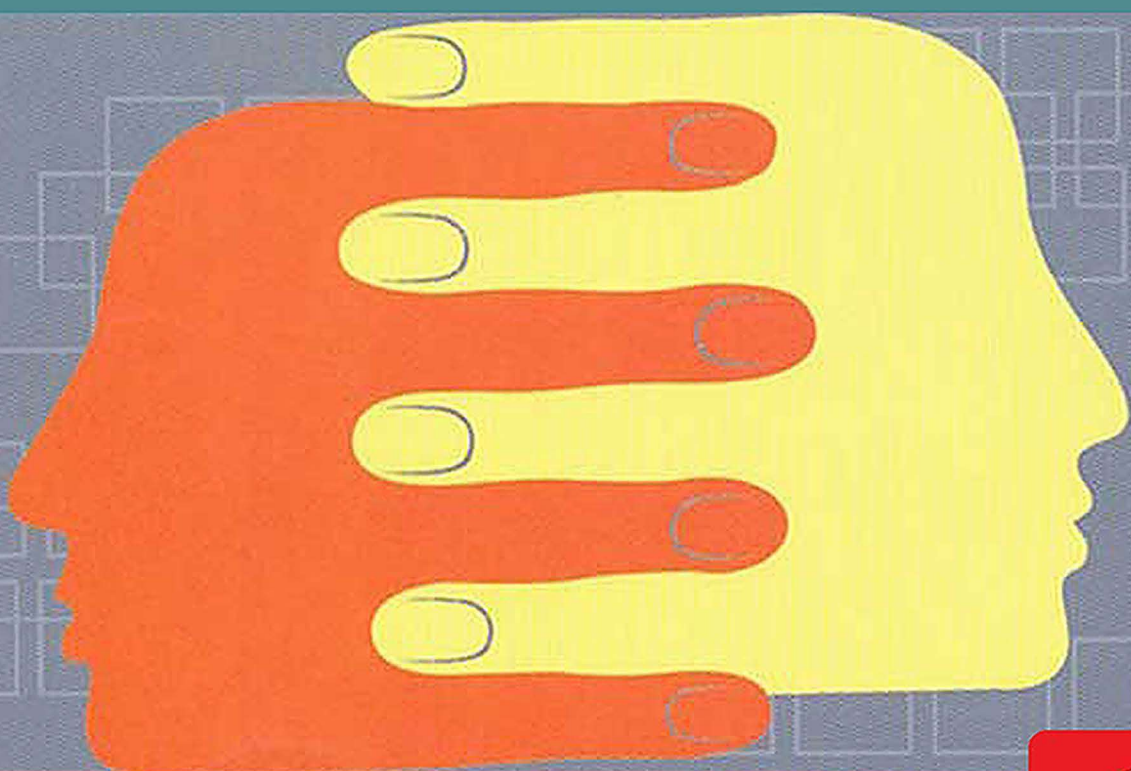


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

(美) 威廉·W·布里克曼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总序

教育史蕴藏着教育智慧，教育史名著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因此，从教育史中可以寻找教育智慧的宝藏。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课题，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或在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或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的前提下，提出各具特点的教育主张、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毋庸置疑，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今教育家通过他们的实践探索 and 理论思考给后人留下很多教育智慧。从事教育的人，研究教育的人，管理教育的人，以及学习教育的人，如果不了解教育的历史，那不仅与自己的崇高称号不相匹配，而且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不了解教育历史的人往往对教育限于感性，在教育实践中会走弯路。不了解教育的历史，不知道教育上的巨人是谁以及他的肩膀在哪里，就无法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谈教育创新。

法国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教育思想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ought）一书中曾这样说过：

“历史的研究不仅将会使我们有能力与我们自己的原则交流，而且也会使我们时不时从我们的前辈那里，发现我们必须纳入考虑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先辈，而我们是他们的传人。”概括起来，教育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一是拓展教育视野。教育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永恒现象。通过教育史，可以了解古今教育家是如何对教育问题进行实践探索 and 理论思考的，从而拓展教育视野。二是增长教育智慧。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教育智慧。通过教育史，可以拥有前辈的经验和智慧，从而既能对过去和现在的事情作出

合理的解释，也能对将来的事情作出合理的推测。三是寻求教育思想支撑。从历史传承的意义上讲，教育史上教育家的一些思想并没有过时。通过教育史，可以从历史上的教育家那里借鉴一些有益的东西，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四是获得教育方法。在教育发展历史上，很多教育家都是有长期教育实践经验的教师。通过教育史，可以了解其有特色的教育理论，获得其有启示的教育方法。

20世纪以来，在西方教育史学界，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教育史学家撰写了很多在学术上造诣很深和影响很广的教育史著作。这些著作既对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在西方教育史学界确立了重要的学术地位。这次，我们策划翻译出版“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其目的在于向我国教育界尤其是教育史学界推介一些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通过这些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教育学者尤其是教育史学者不仅能在教育理论素养上有所提高，而且能在教育史学观念上有所感悟，还有能在教育史研究方法上有所启迪。

在确定“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的入选书目时，我们主要考虑了三条原则：一是经典性。入选的书目在西方教育史学界应是流传较广和影响较大的著作。由于它们具有形成智慧的教育价值，因而凸现出经典性。二是代表性。入选的书目在西方教育史领域的不同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视角应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既有通史，又有问题史；既有制度史，又有思想史；既有古代史，又有近现代史。三是独特性。入选的书目在西方教育史领域应能体现不同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应能体现西方不同国家教育史学家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其中，既有体现传统史学研究的著作，又有体现当代史学研究的著作。在确定“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入选书目的过程中，我们还征求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据此，“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精选了十本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其中有：

〔美〕布里克曼（William W. Brickman）：《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

〔英〕弗里曼（Kenneth J. Freeman）：《希腊的学校》（Schools of Hellas）。

〔英〕科班 (A. B. Cobban) : 《中世纪大学: 发展与组织》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英〕伍德沃德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 : 《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研究》
(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1400—1600)。

〔法〕孔佩雷 (Gabriel Compayré) : 《教育学史》
(The History of Pedagogy)。

〔美〕伯茨 (R. F. Butts) : 《西方教育文化史》
(A Cultural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美〕布鲁巴克 (John S. Brubacher) : 《教育问题史》
(A History of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

〔英〕拉斯克 (Robert R. Rusk)、斯科特兰 (James Scotland) :
《伟大教育家的学说》(Doctrines of the Great Educators)。

〔美〕克雷明 (Lawrence Arthur Cremin) : 《学校的变革》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美〕托里斯 (Carlos Alberto Torres) : 《教育、权力与个人经历: 当代西方批判教育家访谈录》
(Education, Power, and Personal Biography, Dialogues with Critical Educators)。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山东教育出版社领导的精心打造, 教育史著作出版已成为山东教育出版社的特色品牌。这次“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的翻译出版, 得到了山东教育出版社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在此谨致最诚挚的敬意。还必须感谢的是, 在翻译出版的过程中, 教育理论编辑室主任蒋伟编审做了大量的指导和协调工作, 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我们希望“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的翻译出版, 不仅能推动我国西方教育史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积累, 而且能为我国教育界提供一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西方教育史经典读物。

单中惠 徐小洲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2009 年 2 月

解 读

许建美

《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是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家威廉·W·布里克曼(William W. Brickman, 1913—1986)的代表作,1982年出版。第一版以《教育史研究指南》(*Guide to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History*)为书名,于1949年在美国纽约出版。在此后的20年左右时间里,虽然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进展迅速,但仍然没有出现一本与《教育史研究指南》研究范围相似的著作。该书脱销后,从美国、欧洲、南非、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不断传来重印的要求。于是,布里克曼于1973年将内容拓展后的修订版题名为《教育史研究》(*Research in Educational History*),在宾夕法尼亚州诺伍德出版。1982年,他又出版了增加了在《教育学史》(*Pedagogica Historica*)上发表的4篇论文的新版本,并更改为现书名。

威廉·W·布里克曼1913年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个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家庭。由于家庭笃信犹太教,他先后在拉比·雅各布·约瑟夫学校(Rabbi Jacob Joseph School)、塔木德中学(Talmudic Academy)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1934年,布里克曼在纽约市立大学获得德语专业的学士学位。1938年,在纽约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里克曼应征入伍,因熟练地掌握德语被选入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的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从事反间谍工作。根据布里克曼的儿子钱姆·W·布里克曼(Chaim M. Brickman)的回忆,布里克曼一生恪守犹太教规,并善于通过生动的例

子给子女讲解犹太教经典。此外，“父亲不断地给我们阅读世俗报纸、杂志、手稿以及律法和犹太法典。当我说话的时候，他纠正我的语法错误，并指出该说法的来源或逻辑。当别人站着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会站起来；当有女士经过的时候，他就会脱帽致意；他还会为妇女和老人开门；当老人或学者进入房间时，他也会站起来。他尊重所有人，即使是反对者；他丝毫不能容忍种族主义和对其他宗教与国家的不尊重。”^①可以说，这是布里克曼严谨的学术态度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体现。

布里克曼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在纽约大学(1940—1962)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62—1981)度过的。在40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中，他为美国的比较教育和教育史领域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布里克曼是美国比较教育学会(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的‘建筑师’，该组织源于1954—1959年间他在纽约大学组织的每年一度的比较教育会议。”^②他担任了美国比较教育学会的第一任主席。深受坎德尔的影响，布里克曼也认为比较教育是教育史向当代的延伸，因此，在研究中一直坚守着传统而严格的史学方法。布里克曼在本书中要求教育史学者每天应该花一二个小时时间学习新外语的阅读。实际上，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不仅熟悉掌握包括英语、希伯来语、俄语、法语、波兰语、德语、意第绪语、荷兰语和南非荷兰语(Afrikaans)在内的20种语言，而且能够阅读和理解阿拉姆语(Aramaic)^③。“这种广博的语言背景，成就了本书中最详尽且注解恰切的教育史研究资料清单。”^④否则，布里克曼不可能对涉及语言如此广泛的著作有如此精辟的解释。布里克曼的儿子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父亲的书房里有一万多本藏书，他每天6点半起床，

① 钱姆·W·布里克曼(Chaim W. Brickman):《威廉·W·布里克曼生活一瞥》(*A Glimpse into the Life of William W. Brickman*),《欧洲教育》(*Europe Education*),2010年夏季号,第42卷,第14页。

② 伊丽莎白·舍曼·斯温(Elizabeth Sherman Swing):《回忆威廉·W·布里克曼》(*In memoriam: William W. Brickman*),《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第31期(1987年2月),No. 1。

③ 阿拉姆语,古代西南亚的通用语言。

④ 钱姆·W·布里克曼:《威廉·W·布里克曼生活一瞥》,第15页。

一直工作到晚上 11 点。1981 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后,布里克曼仍笔耕不辍。在 1984 年第一次采访中,他直言道:“只要可能,我尽量保持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晚年的杜威和格黑布是我的榜样,他们都工作到 90 多岁。”^①说这段话的两年后,1986 年布里克曼去世。布里克曼在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表现出广泛的研究兴趣。因此,他的著述涉及法国教育、德国教育、比较学前教育、比较教师教育、比较高等教育、教育家思想、女子教育、教育史学等领域。这种广泛的兴趣给了他看待当前教育问题的独特视野,正如他在担任《学校与社会》(*School and Society*)杂志主编时所说的:“必须通过历史的和国际的视野来阐明当前的问题。”除《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外,布里克曼的学术著作还有:与斯坦利·莱勒(Stanley Lehrer)合著的《约翰·杜威:教育大师》(*John Dewey: Master Educator*, 1961)、《约翰·杜威对苏维埃俄罗斯和革命世界墨西哥—中国—土耳其的印象》(*John Dewey's 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mexico — china — Turkey*, 1964)等。

《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一书除“前言”外,包括 8 章以及由 4 篇论文组成的附录。当教育史学科在整个学术研究领域和教师教育课程中的地位受到质疑的时候,布里克曼在“前言”中坚持教育史学科的学术性与职业准备的双重本质。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对教育史双重本质的强调将有助于把这个领域建设成教师教育中一个有意义的和有兴趣的部分,并且被接纳进学术学科的名册中。^②

第一章:“教育史的研究学习”。主要讨论教育史研究的价值、影响选题的因素、研究课题的类型和报告提纲的准备四个问题。布里克曼认为,教育史研究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可以使学生获得教育史的专门知识,把学生培养成对历史文献进行独立思考的读者,提高评价不同观点

① 伊丽莎白·舍曼·斯温(Elizabeth Sherman Swing):《回忆威廉·W·布里克曼》(*In memoriam: William W. Brickman*),《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第 31 期(1987 年 2 月),No. 1。

② William W. Brickman,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 Cherry Hill, N. J., Emeritus Inc., Publisher, p. iii.

的能力,以及掌握教育史研究的方法。在选题时,最好让学生自己去选择,因为只有当研究题目是他们自己的“孩子”(baby)时,他们才会更有热情去进行研究。^①但是,选题应该考虑到兴趣、原始资料、时间因素、与课程的相关性以及专业知识等。在对资料有了初步了解后,学生可以拟定写作大纲,大纲应该包括研究报告的题目、主要内容和主要参考书目。

第二章:“资料的初步搜集”。主要列出了有助于学生初步查阅资料的 32 本教科书、10 本美国教育史著作和 207 本教育史专著论文。此外,还论述了有助于学生寻找资料的图书馆卡片目录的使用方法,以及百科全书和索引。其语言涉及英文、德文、法文等。更重要的是,布里克曼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每本书目的主要内容,并进行了切中肯綮的评价。

第三章:“寻找原始资料”。在第二章已经讨论的大量一般参考书目的基础上,集中介绍了对教育史研究学习特别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其中包括 22 本一般参考书、大量传记百科全书和词典、68 本教育史参考书、16 本关于教育家的传记资料、120 本原始资料选、29 本包括教育史专章的著作。此外,还列出了经常刊登教育史论文的各个语种的教育类期刊。布里克曼对每本书的评介都相当精到。

第四章:“教育史写作的辅助资料”。评介一些关于通史和教育史的本质与写作的著作,以有助于学生理解教育史研究方法。其中包括 26 本关于通史的著作、40 本历史哲学、19 本史学史、19 本教育史和 24 本关于教育史的历史与价值的著作。总体来看,布里克曼用了 3 章篇幅(第二章至第四章)列出了六百多本资料,足见资料搜集对于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性。

第五章:“史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这是本书的核心章节。在简单描述史学方法的程序后,通过教育史研究中的案例深入剖析了将史学方法运用于教育史研究的一些特殊问题。布里克曼指出,历史研究的程序包括:(1)选择和界定要研究的问题;(2)收集原始资料并

^①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 p. 3.

进行分类和评价；(3) 确定事实；(4) 形成解释事实的临时性假设；(5) 对事实进行综合并合乎逻辑地呈现。^① 资料一般可以分为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但“原始资料”并非“一手资料”的同义词。完成资料的收集和分类后，还要对资料进行内部和外部的考证。紧随考证之后的步骤就是对事实的确定，但不能假设陈述的可信性与数量成正比。在讨论如何将史学方法运用到教育史研究时，布里克曼运用了大量教育史研究中的案例具体说明和层层剖析，探讨了教育史研究中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例如，日期的确定、教育思想或著作的来源、有关“第一”的确定、机构的起源、影响的确定、作者身份的确定、讽刺以及教育史中的统计数据等。在教育史研究中的阐释阶段，布里克曼着重讨论了类比、概括、假设、沉默推论、演绎论证等。该章最后的结论言简意赅，明确指出史学方法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学习者随着不断的实践将会越来越有效地运用它，以能够搜集资料时全面彻底，评价时小心谨慎，阐释时慎重公正，综合时游刃有余。总之，应该记住“资料沉默时，智者也无言”。^②

第六章：“做笔记和文献标记”。简要论述了阅读、做笔记和文献标记的一些通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成功的历史写作依靠学习者有目的地阅读并准确记录资料的能力。在掌握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必须重视资料的收集、评价和阐释的整个阶段。布里克曼特别提醒，学习者在引用别人文献的时候要谨慎注明，避免剽窃的危险。对于剽窃来说，重要的是其中所包含的伦理原则。在论及剽窃动机的时候，布里克曼一针见血地指出：“隐藏在这些情况中的是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中盛行的评级狂热。”^③

第七章：“陈述的方法”。简短论述如何从研究者转变为写作者，将搜集的资料和阐释付诸笔端。但是，这个角色的转换是很困难的，因为有的学生可能看到几页白纸“盯着他”就恐慌，也因为有的学生一天天地推迟写作任务直到最后期限越来越近。基于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对教

①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 p. 91.

②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 p. 189.

③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 p. 195.

育史初学者的了解,布里克曼提醒说:“初学者往往误以为写作就是将引用的段落拼凑在一起,就像将珠子穿起来一样。”因此,在陈述时,应该尽量少用很长的引文,养成谨慎改述所运用资料的习惯,表达对所讨论问题的想法,尽量避免插入个人偏见,把研究报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总之,“好的历史著作就像一幅精良的地图。上面会有许多细节,但是重要的特征总会以大号字体突出出来。”^①

第八章:“教育史研究报告的评价”。讨论学期报告以及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评价标准,并阐述了高水平历史学者应具备的品质。面对当时美国教育史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指导中的问题,布里克曼认为,许多教育机构偏离了对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不能坚持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对于高水平教育史学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布里克曼明确指出,其包括探究和呈现真理的热诚、正确的判断能力和客观的态度、非比寻常的耐性和毅力、理智上的警觉、可靠的记忆力和良好的建构性想象力、追求完美精确和透彻的热情、从外语文献中提取资料的能力以及学者最真实的品质谦虚和谦卑。

附录中的4篇论文是布里克曼曾在《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和《教育史》上发表的论文。第一篇论文《修正主义与教育史研究》,在简单梳理了教育史研究发展史的基础上,布里克曼不仅批驳了修正主义者对教育史学者的轻慢态度,还列举了大量修正主义者在其著作中广泛引用教育史学者著作的例子进行了雄辩的驳斥。第二篇论文《布朗大学教授的免税特权》,是一篇非常独特的论文,布里克曼运用这个教育史的研究案例,证明那些关于教育史不实用的指控是极端的夸大其词。其通过大量的证据,对“教授”一词进行了清晰的历史考察。第三篇论文《教育史学的理论视角和批判视角》,主要探究“历史”和“教育”的词源与意义、教育史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与其他历史领域的关系、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关系、与其他教育领域的关系、教育史的价值与用途、教育史学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关于教育史的批评和论争等问题。最后一篇论文《美国教育史学研究与著述的早

^①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 p. 204.

期发展》，对教育史的学科起源和早期发展历史进行考证研究，对教育史学科特别是美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作了清晰详尽的脉络梳理。

纵观全书，《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第一，文献资料特别丰富，为教育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资料库。在本书中，作者用了三个章节专门讨论教育史研究中资料搜集的各种问题。而且，分门别类地列出了在当时能够搜集到的涉及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等语言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历史和教育史文献。尽管作者自称不懂中文，但其中还是包括了明朝涂时相的《蒙养图说》和钟鲁斋的《现代中国的民主教育史》。更令人赞叹的是，作者不仅列出了 642 本文献书目，而且对每一本文献书目的内容和特点加以简明评价。

第二，分析论述清楚明晰，使得整本著作的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作为一本研究指南性质的教育史学著作，作者在论述教育史研究方法和提供相关建议的时候，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并运用书目清单的形式，使读者易于理解和实践运用。此外，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大量运用了教育史研究中的案例来说明史学方法的具体运用。这不仅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功底，而且也给学习者提供了史学方法运用的示范。

第三，学术观点鲜明独特，凸现出作者的知识渊博和思想睿智。由于作者从事了 40 多年的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教学和研究工作，具有雄厚的学术素养和丰富的学术经验，因此，在本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具有极大冲击力和给人深刻的启迪。例如，“对过去无知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对一个研究领域真正感兴趣是成功的前提”；“范围宽泛的题目特别容易陷入肤浅之中”；“在选择资料的时候要尽量将个人的偏见降到最低”；“变成一只在图书馆寻踪的警犬、一位名副其实追踪文献资料的侦探”；“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实践来评价过去的教育家”；“教育史、比较教育和国际教育的价值的结合就形成了立体的教育图景”，等等。

第四，表现出提高教育史学科学术地位和学科尊严的强烈愿望与感情。在本书中，作者反复强调，教师教育课程中压缩甚至取消教育史课程的做法并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为在教育领域的分支学科中，

没有几个能像教育史一样符合学术研究要求的。因此，必须强调教育史学科职业性和学术性的双重本质，才能更好地推进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和提升教育史学科的地位。可以说，整本著作体现了作者为之而做的卓越努力。

从最早的《教育史研究指南》至现今的《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布里克曼的这本教育史学著作已经出版了 63 年。期间，它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和高等教育机构稳定地流通和使用。按照布里克曼所提出的标准，“一本书的总体影响可以通过彻底探究其传播的程度来追踪。也就是说，你必须确定再版和重印的频率、原版和译本销售的册数。”^①应该说，该书在西方教育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教育史学领域至今没有一本类似的著作与其匹敌，这恰恰注解了其原创性的学术价值和无以取代的学术地位。

^①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 p. 138

前言

30 多年前,我的著作《教育史研究指南》(*Guide to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History*, 1949)在纽约大学书店出版。它有幸在高等教育机构和各图书馆稳定地流通。该书脱销后,从很多国家不断传来再版的要求。由于大学职务和各种研究与出版计划缠身,使我无暇考虑出新的版本。在宾夕法尼亚州诺伍德出版社的负责人杰罗姆·S·韦曼(Jerome S. Weiman)的建议下,我决定增加原先发表在《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上的两章内容。1973 年的新版本用了一个更加简洁的书名《教育史研究》(*Research in Educational History*)。

现在这个版本《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Theory, and Technique*)又增加了过去十年间我发表在《教育史》(*Pedagogica Historica*)杂志上的两篇论文。《教育史》杂志是比利时根特大学 K·德·克拉克(K. De. Clerck)教授主编的、使用多种语言的国际期刊。这个新版本代表着我们力求平衡教育史研究和写作中历史、理论与实践诸方面的努力。

本书中运用的是古典历史学(classical historiography)的方法。我并不遵循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和劳伦斯·A·克雷明(Lawrence A. Cremin)的修正主义学派(revisionist school)的原则,或者极端修正主义者(ultra-revisionists),亦称激进修正主义者(radical revisionists)所倡导的原则与实践。我不赞同贝林—克雷明假说的原因,已经在附录中做了说明。作为从多元框架思考社会、政治、经济和

教育问题的人,我不能接受激进修正主义者的主张。如果有机会重写本书,我将会对这个教育史学派的思想做出更细致的评价。谈到量化的历史学研究(quantitative historical writing),我不相信它比传统的分析提供了更精确的历史图景。

《教育史学:传统、理论和方法》一书可以看作是原来那本《教育史研究指南》的第三个版本,适合于学者和高年级学生。本书努力使读者确信,教育史研究应该超越地域和语言上的狭隘界限,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展开。在追求精确性、透彻性和客观性的理想之外,还应该增加关注其他国家或语言中的思想和发展的意识。

感谢杰罗姆·S·韦曼的一些善意而实用的建议;感谢K·德·克拉克教授允许我重印我的几篇文章。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西尔维亚(Sylvia)对我珍贵的鼓励和帮助。

威廉姆·W·布里克曼

于新泽西州樱桃山

1982年6月30日

《教育史研究》(1973 年版)前言

从《教育史研究指南》出版至今近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其间,教育的所有分支学科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教育的专业领域也同样如此。就教育文献学而言,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它急剧偏离了 1949 年版本中提到的“独断、肤浅、重复和夸大的长期趋势”。教育中的这些言论和著作所体现出的有趣的、可喜的特征是重要的和富有启迪的,同时并不是教育家所独有的财富。这些财富被各级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作家、思想家、管理者和劳工领袖,以及社会的其他代言人所分享。

没有一个学术领域免于这一趋势。尽管学术性的教育著作在阐释教育时经常包含着符合逻辑的观念和严格鉴别的事实,但是,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消除那些引起批评的言论。人文学者和社会学者,还有那些受过最严格训练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同样如此。在这里,我想起了这样一些可以作为例证的名字:罗伯特·M·赫钦斯(Robert M. Hutchins)、阿瑟·E·贝斯特(Arthur E. Bestor)、J·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詹姆斯·B·科南特(James B. Conant)和海曼·G·里科弗(Hyman G. Rickover)。

这并不是否定非教育专业人士表达教育观点的合法性。相反,我的观点是,进行教育问题著述或向公众表达教育思想的人应该发挥他们的全部潜能,追求一些基本要素,例如,透彻性、对事实的忠诚和保持冷静。这些就是我们在教育领域应该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同行在他们自谦的学术实质训练方面也毫不逊色。

简而言之,我呼吁所有致力于教育文献学的学者能够贯彻学术标

准。接下来,我将努力说明学生、教师、管理者和研究者如何在一个领域——教育史(the history of education)领域中运用学术研究的规则和方法。尽管训练的迁移思想已经不再时髦,但我们仍然可以大胆地希望通过有意识的规划,一个人能够将他在一个分支中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整个学科。

在过去的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教育史领域发生了一些变化。个人、机构和群体都为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阅读材料付出了努力。也有人谨慎地尝试增加成为教师和研究者应具有的准备的深度和广度。在这些明确的变化中,或者说是充满希望的进步中,就包括教育史协会(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的成立及其刊物《教育史杂志》(*History of Education Journal*),即现在的《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的发行;《英国教育研究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教育学史》(*Paedagogica Historica*)、《教育史》(*History of Education*)等刊物的发行;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的成立(1956 年),促进了在国际背景下进行教育史研究;劳伦斯·A·克雷明在美国主编了“教育经典丛书”(Classics in Education),意大利、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类似著作的出版;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拓展,非欧洲和美国的地区被纳入研究的视野;美国的历史专业学者对教育史研究越来越感兴趣。这些似乎说明人们获得了共识——不管是从学术的目的还是从专业的目的来看,教育史是一门值得进行教学和研究的学科。

尽管迹象表明教育史作为一个学习和研究的领域获得了良好的成长和发展,尽管有关教育史的著作不断增加,但是,仍然没有出现一本与《教育史研究指南》研究范围相似的著作。该书脱销后,从美国、欧洲、南非、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不断传来重印的要求。这促使我考虑出一个修订版。进一步的考虑使我想到能够大大拓展该书的内容那会更好。这将是我在未来一年内要完成的工作。

我想将内容增加后的新版本题名为《教育史研究》(*Research in Educational History*)。本书将着重分析将历史研究运用到教育领域应该遵循的原则和程序。因此,书中的例证主要来自教育史领域。书